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七

章奏二十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月上

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稠入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群臣竭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荀子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

陛下若皆默而試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踈淺之幸
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
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
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
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乞令選人試經義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
官院派內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
十道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
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真偽難辨就使自

能作詩辭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
爲嚴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
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
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
通者特爲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
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
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
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
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
嚮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胄子之術也取進止

論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劄子

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旣爲仁宗後於禮不得復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德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爲榮邪以爲利邪以爲有益於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爲皇者自漢哀帝爲始其後安帝拓帝靈帝亦爲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爲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爲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爲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爲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陛下旣得陛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二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臣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爲過矣臣又聞政府之

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爲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陛下旣得陛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二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臣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爲過矣臣又聞政府之

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海內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爲諫官然曷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群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群臣猶畏懦而

不敢進又况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襄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群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遠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非竊歎者多矣况純仁大

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巨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群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導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階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不知

當傳其命

子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智臆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孤恩之謗遠天下之望失

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根心而已不知於陛下
有何所利而爲之臣不勝區區深爲陛下痛惜伏望
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
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驩欣
誹謗之語更爲謳歌矣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貴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
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
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
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

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
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
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况同時臺
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
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
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
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
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

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
三日又曾自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鄰
於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
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
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即詣政府白
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
詳定之日臣又獨為衆人手撰奉章若治其罪臣當
為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况如臣者

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
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鄒所上疏竊慮年月
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

次日中使到直宣赴
通英閣上三四論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
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
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
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
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頃至重有數陳
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

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
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
謂臣始則唱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
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
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
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
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
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
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請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
故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
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
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
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侵
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沒廬
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
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
秋乏雨禾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恹惶流離滿路西
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抵

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
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数
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
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罔誣海內孰甚於
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
疾疢久而未愈此皆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
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
聖意止群臣所上表章却尊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
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
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

豫然後推崇徽稱何脫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
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郡生百姓莫不幸
甚况陛下邇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
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矣而取
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之侍從誠見
近日群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
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
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取進止

議桃遷狀

治平四年
閏三月上

右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

主嘗遷夾室准朝者今侍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禧
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
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
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
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
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
後世臣愚以為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
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詔旨
令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
今錄嘉祐八年奏議一本謹具狀繳連奏聞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上

右臣竊聞已降勅告在閣門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聞
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從仕以來佩服
斯言不敢失墜頃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誥臣以
平生拙於文辭不敢濫居其職瀝懇固辭仁宗皇帝
察其至誠遂賜開許今翰林學士比於知制誥職任
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稱聞命震駭無地自處况臣
於先皇帝時以父宦京師私門多故累曾進狀乞知

河中府或襄統晉絳一州後值國有大故及所修君
臣事迹並未經奏御以此未敢更上文字日近方欲
再有陳乞不意忽叨如此恩命臣雖頑鄙粗能自知
非分之榮必不敢受伏望聖慈察臣非才不堪此任
特賜哀矜遂其微志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統晉
絳一州若此數處未有關即乞於京西陝西路除一
知州差遣如此則上不累公朝之明下不失私家之
便誠爲大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於閏三月二十九日曾進狀辭免新除翰林
學士恩命乞一知州差遣至今未奉朝旨者臣竊以
唐室以來士人所重清要之職無若翰林自非天下
英才聲稱第一詳職典故富有文章雖欲冒居豈厭
衆意臣稟賦頑鈍百無所堪在於屬辭尤爲鄙拙安
敢強顏輒爲此職人雖不言能不內愧是用輸肝瀝
膽貢實自歸惟仁聖鑒其中憊力少任重慙懼交攻
坐炭履冰未足爲論特遂所志使之自安天地至恩
無以過此所有翰林學士勅告臣不敢祇受伏乞依
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
差遣干冒宸嚴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十三日上

臣近蒙聖恩除翰林學士已曾兩次進狀辭免乞一知州差遣奉聖旨不允令便受勅告者臣非不知美官難得詔旨難違然所以須至再三煩瀆天聽者誠以人之材性各有短長人君當量能授官人臣當陳力就列如此則事無曠廢上下得宜臣自幼小以來雖稍曾讀書而稟性愚鈍拙於文辭若使之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至於代言視草寢其所短今若苟貪榮寵妄居此職萬一朝廷有大號令或除拜稍多臣才思竭涸必至閣筆縱使勉強得成其鄙惡必甚以之宣布四方使共傳笑豈惟彰微臣之醜亦恐為朝廷之羞此臣所以寧犯譴怒之誅而不敢當清華之選者也陛下若察其至誠知非矯飾特賜哀矜寢罷新命則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長生成之恩孰大於此况臣自通判并州得替住京十有餘年去歲兄里身亡孤遺無人照管臣累曾奏先帝乞家便一官亦蒙聖恩許候修書略成規矩即除外任無何先帝奄弃天下臣哀荒失圖未敢叙陳近方欲具所修前決紀三十卷先次進呈然後以私懇上千陛下聖聽不期忽有今慈恩命誠非愚臣本心所願憂惶踟躕無所

容措伏望聖慈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州或京
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所有翰林學士勅告臣不
敢祇受取進止

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
二十二日上

臣昨日召對蒙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為直除王
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尋已曾據所見敷奏陛
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當時
忽遽未有以對退為陛下經宿思之侍讀學士與翰
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尚未肯起陛
下新即尊位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有質直之

名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
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起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
本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
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御史中
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舊
職受之亦安庶免更有紛紛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
下虛已下問愚慮竊以此為便不敢不奏乞賜詳擇
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七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八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廷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為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恠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

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勅告且留
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
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
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
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
入金城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
相待如初況於出入之間何爲不可復留也陛下素
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
爲朝廷惜夫體耳乞賜裁察取進止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
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
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
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
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
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
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
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
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
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
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
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
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
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
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
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
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
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
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
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
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
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
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
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
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
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
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
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

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
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
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
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
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
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爲股肱以
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
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

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致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為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闢訟之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天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為陛下惜之况今災異屢降饑饉荐臻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為先而以餘事為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取進止

留韓維呂景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二日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疇昔官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為難得其人身為臺官坐言事罰銅誠

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賤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實直之人克厭衆心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日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群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况今

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群臣若有奏事以不退者雖論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群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論宰臣押班劄子

臣伏覩今日七日勅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指揮永爲定制所

有前陛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
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
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
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
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
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為
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
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
今陛下即位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
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
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
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
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為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
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城中外之大慶然暑月
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
王者以天下為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
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
下不可遽以為秋成可望息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

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
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
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
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
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
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
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又行之誠天下幸甚取
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

治平四年五月
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久之道以
行賢爲本而質序爲末昔東漢之衰互三五之法婚
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
久缺不補蔡邑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
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
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
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
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
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
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
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

上即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即且
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
擇取進止

上聽斷書

治五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材識駑
鈍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隕首
損軀無足爲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
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
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
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日闔於前

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
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
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董
政事之夕弊教百姓之疾苦而各爲私闘不知窮極
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
以重厚爲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
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
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
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
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

今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
關防祕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
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
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爲非而以他人之
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
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
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
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
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
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紛之足患哉

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
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
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
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彊很不已者雖加
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
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
不可不名御是非旣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
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
此也伏惟聖明俯加裁察臣光昧死再拜
乞更不責降王陶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言辭狂率恣爲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敷奏乞重加責降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爲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陛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爲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伏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邪若猶執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萬一佞日大臣有欺罔聰明爲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於

報効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

臣聞明君之政莫先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老邇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姦雅以警群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為姦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

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

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廣淵所為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官邸豈不備知何假微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為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子

教類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長而
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
淵早賜黜逐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三劄子

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
遠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
乃是賞之非黜之也曷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
守分不爲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
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

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才則不
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
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
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
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汎濫
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
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
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
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
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

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瞭然明白取進止

言郭昭選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曩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閣門祇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一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廝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勲小人

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閣門祇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諸文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廝役之人爲之哉况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旣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茲愚明著

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
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
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
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閣門祇
候乞賜追寢取進止東宮之人陳放與昭選等
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虛的審
或如此尤爲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
於官爵刑賞乃陛下政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
關預陛下亦不當聽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
分正矣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
曰卽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
以難之彼爲其子猶不可况爲他人乎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八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三十九

章奏一十二

言賑贍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為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羸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飢民聞之未流移者因

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
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
是也今禾苗既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
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
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
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
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
為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
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
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
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播夏熟夏望秋成上
下偷安莫為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蝻蝨則糶糧已絕
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
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
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
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為姦蠹弊百出民搏手
計窮無以為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
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
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
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

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備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稼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由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者旣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群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

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
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
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
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
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
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
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
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
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適有
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擢擢

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言高居簡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賸曠芸言近者
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
姦回工讒善佞又處近識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
制勾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
日月寢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
舉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
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
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况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為

狡猾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速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二劄子

臣近會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速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御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吉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况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速加竄逐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三上劄子

臣近曾兩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

遠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頃在先朝已竊
弄權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
陛下繼統必謂首行誅竄以警邪臣不意若簡狡獪
多端先自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
之時朝廷公忠之士無不憤懣深為陛下惜之方今
內侍之臣小小謹御名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
勝數陛下足以擇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
譏謗獨保護居簡堅如金石臣竊惑之伏望聖慈取
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文字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
彰至公之義順合衆心其餘勾當御藥院者亦乞遵

舊制官階內殿崇班以上並授以向外差遣取進止

臣累日前上殿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

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
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
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
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
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
君臣間人骨肉感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
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鄉使陛下即

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况今初奉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竢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者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况居簡閨闈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儆人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群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當日罷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顏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為拙直則居

簡爲姦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
勢難兩留况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曾
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
取進止

言王中正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
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
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
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
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

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許失墜者也近
歲以來左右之臣既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闡理資
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
雅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
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
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
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
亦將厭之也况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
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依前降
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

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
法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
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
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
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察姦慝論政事得失
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愉
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
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掌之上陛下

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
來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
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
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
渙等曲加諂奉鄙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
渙等進擢舜臣降黜眾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此
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
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輿金輦璧
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
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耻之人或

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
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况可決於近習之口
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
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
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
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群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
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
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
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
不幸甚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
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
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
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
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
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
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
妄言之辜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
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取進止

言石椁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八日上

臣伏見永厚陵皇堂卷葺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於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爲異日枋木終歸朽腐石若墮墜於梓宮非便發自聖謀欲爲石椁其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以策非已出百端沮難苟欲修飾目前自營私計不爲梓宮萬世之慮爲人臣子不忠如此乃敢令石匠作頭供狀稱八月二十七日進入梓宮後連夜造作計二十四時辰了畢如蒙別差人定奪却不依今來所定時辰先得了當甘軍令不詞公列奏牘誑惑朝廷是致掩閉皇堂及虞祭并木主到京之日皆曾改移臣昨充山陵儀仗使目覩內臣黃懷信用夷牀澁牀等下梓宮數刻之間安厝已畢乃知守約若水等欺罔聰明輕侮邦憲若不懲戒則不公挾詐之人將何所忌憚伏望陛下治守約若水等罪嚴行責降若升祔畢有赦守約若水等緣修奉山陵得罪特乞不原其黃懷信等宜優與酬獎貴使賞罰明白人知聳畏取進止

辭賜金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日上

臣先奉勅充山陵儀仗使已蒙聖恩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文充盤纏於今月二十九日又降中使賜臣

箔金五十兩并銀合重三十兩臣不敢仰違詔旨雖
已奏謝訖然竊聞嘉祐八年永昭陵時不曾有此例
私心惶恐深不自安臣聞人君不行無功之賞則群
下勸人臣不受非分之賜則廉耻立今臣等雖備位
五使猶在京城跬步之勞亦未嘗有以何勲效再受
重賜况臣職在執憲當抑絕僥倖而身自爲之將何
以糾其他入其箔金并銀合伏望聖慈許令回約入
庫庶使下臣有以自容取進止

辭賜金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八月二日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

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
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
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爲報愧懼流汗
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
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
愛一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嘖笑哉
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况
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爲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
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
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

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傲覲之心
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
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
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
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
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
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
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
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
者人主所以鼓舞群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

也然則明主愛一頓一笑豈爲過論哉仁宗皇帝天
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
人群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寔廣府庫之
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
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鑄
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
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
裁減而所賜群臣之物及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
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
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

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
堅辭賜物至于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陛
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
所賜金并銀合回約入庫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三十九
蘇白益知非不事又太
蘇白益知非不事又太
蘇白益知非不事又太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

章奏二十二

議謀殺口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 知登州許

阿云於每服內與常阿大定婚成親後嫌
常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膝尉令子
手勾到阿云遂具實批通合作案問欲舉不
打你阿云遂具實批通合作案問欲舉不
二等大理寺不合作謀殺已傷絞罪斷遣
下刑部定得大理寺先當遵不服詔下光
與王去石定奪安石以為遵
議是後朝廷竟從安石議

右臣竊以為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
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
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

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爲盜之外如劫囚賂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旣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其

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詐尊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賂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劫鬪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

傷罪仍科疏旣指言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法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勅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勅裁以爲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首盡頭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刑當使重輕有叙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鬪毆人鼻中血出旣而自首猶

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姦况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寬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爲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偽之路長賊殺之原姦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大理寺刑

部所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業間欲舉減等
而科今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
朝廷特賜裁酌施行

議貢舉狀

熙寧二年
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
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
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言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而任之以事則
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
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

不以德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
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
以治道然後官人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
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勵故也
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上浮華舊俗益敗然
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
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
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
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
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

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旣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騰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頽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爲窮人雖有跼蹐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群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鄉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

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殺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鄣降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

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况於鄉黨况於州縣况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

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
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
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
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
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
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
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
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
已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
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惡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

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
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
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
從公私罪定斷受賊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
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
委貢院勘會姓名開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
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
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
其舉主曾有賊罪及見停閑身亡或在合
舉人數外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
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申狀

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

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

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

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

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

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

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踈闊者

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

若合格者少不滿舊數亦聽

至御試時進士名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

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

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

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无

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賊罪

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

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

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不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

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曆

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

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員及并

市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

修謹之士多耻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
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
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謀其出入節其
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賦詩論
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
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踈矣臣欲乞自今天
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
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衆所服者舉奏補
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
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

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

仍令國子監應

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
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
名書於籤上雜置筭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
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不者
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
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
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為
初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
初等降為外舍生外舍
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

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即為

優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

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

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

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

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

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

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

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

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

教試選升之法並於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

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

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共解額三

人則以二人為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

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

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

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

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且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

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

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

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
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
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
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
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
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
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
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
遠矣况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
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
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
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
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議繫宮親人鎖應狀 治平元年上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繫宮親授班
行人云云右看詳繫宮親人並是三代食祿之家有
人保任方得充避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人流
品殊勝其中固有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以連
姻帝族遂同賊私罪犯之人不得鎖廳應舉求諸義
理全無意謂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爲親補轉班行

者如別無事節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他武臣例
鑲廳應舉以廣求賢之路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一
章奏二十四

論衙前劄子

治平四年
九月上

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
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
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
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
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
司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為里正西鄉上戶家業百
貫以為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

每遇有關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
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爲
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
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
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
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鄉者每鄉止
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
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榮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
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爲準若使直千貫者
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

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爲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
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
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爲抑強扶
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旣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
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
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
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困窮而爲盜賊無所
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
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
爲富民之術不亦踈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

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歲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挾以爲衙前矣况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怒爲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父生之計乎凡爲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土件里正衙前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取進止

言橫山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

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內人戶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爲日固久今國家所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憊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况諒祚雖內懷桀驁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具以拊循百姓爲先以征伐四夷爲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候防其侵軼而已候諒祚咎惡既熟中國兵

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為晚也取進止

論橫山疏 治平四年九月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王者之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踰葱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為快也竊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壤例欲以橫山之眾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為非宜尚懼語言踈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之金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

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戎狄之俗自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群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飢渴能受辛苦樂鬪死而耻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與之較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為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捨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

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
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
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
鈔略及經沙磧飢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
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慙歎酸鼻及真宗即位會繼遷
爲羅潘友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之節
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
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
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戲
以供邊役關中旣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

古籍之民無不蕭然若於科歛自其始叛以至納款
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已賜以誓誥
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
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鄉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
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
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
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况
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
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
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

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
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
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
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
爲不可是特問閭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
僻陋小羗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
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已以正議責
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
姦謀爲日固又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力
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

能然若縱其毒蠱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
之羗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
竭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弊熟
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貳心非復得
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之際陛下深詔邊吏敦信
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候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
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場又况彼不動而擾
之不來而召之手臣又聞虜中問謀所在甚多中國
動靜毫髮皆知其懷側自程貫在廊廷時已有聲聞
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

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寤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懷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害戰爲民所附盡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懷側也若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懷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知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

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
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
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
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
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
空小有水旱則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
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頽則愠
懟怨望給賜小稽到揚言不遜被申行數十里則喘

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此乃衆人所共知
非臣敢為欺罔也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
彼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
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
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為寒心者也為今之計莫
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
罰以修庶政御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
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
帥申明階級裁黜以立軍法料簡駢銳罷去羸
老以練士卒完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

既舉廢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
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
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
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勇之詭辭臣恐不能
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
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
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
後忍耻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
以求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
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

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能爲國家斬將塞
旗拓土闢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
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佗日國
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
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
之利非國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光昧死再拜
上疏

言橫山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
二十七日 上

臣近曾上言趙諒祚即今稱臣奉貢朝廷不宜納其
叛臣以興邊事未審聖意以爲如何臣之所言非謂

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
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
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
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
者侮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
取進止

論不得言赦前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
二十七日

臣伏觀今月二十二日手詔應官吏黎庶犯罪在赦
前者並依前後勅條施行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更不
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如違並科違制之罪者臣竊

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
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為大善至於言事之
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
繩索百僚糾摘姦邪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為國家
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
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
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
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
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而非國
家之長利也伏望聖慈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勿

使群臣得以雍蔽聰明也取進止

言張方平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衆所共知兩府大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為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塞嘿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取進止

言張方平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一日

臣近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固不足采鄉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事迹甚多陛下儻欲知方

平為賢為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也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不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為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遷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情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言方平事為是為非平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除兼侍讀學士乞先次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

臣累日前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爲朝廷大政必當辨是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有奏陳伏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諭以至意溫密織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况含氣血得爲人類自咎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即時奔赴闕廷祇受詔命然臣尚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勅告不勝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咨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籍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况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一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二

章奏二十五

辭免館伴劄子

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

臣近為差館伴北朝人使曾進狀辭免今日蒙聖恩
差中使宣諭以人使將至有合商量事節令臣不得
辭免早詣中書樞密院看詳文字者臣竊惟館伴北使
乃兩制常程差遣臣所以輒違詔旨再三固辭者非
敢避事偷安誠以人之才性各有能否不可牽強陛
下以臣講讀經史粗有可采而使之應對賓客此實
非臣所長夫以鄭國區區將有諸侯之事猶使裨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臣近為', '差館伴', '北朝人使', '曾進狀', '辭免', '今日蒙聖恩', '差中使宣諭', '以人使將至', '有合商量事節', '令臣不得', '辭免', '早詣中書樞密院', '看詳文字', '者臣竊惟', '館伴北使', '乃兩制常程', '差遣臣所以', '輒違詔旨', '再三固辭', '者非敢避事', '偷安誠以', '人之才性', '各有能否', '不可牽強', '陛下以臣', '講讀經史', '粗有可采', '而使之對', '應賓客此', '實非臣所', '長夫以鄭', '國區區將', '有諸侯之', '事猶使裨', '謀']

草創世宗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接四方之
賓客故鮮有敗事況聖朝包戈偃革專以文德懷撫
北夷信使往來議論國事折衝禦侮呼吸成變一言
差忒寔繫安危臣豈敢不自揣量妄居其任臣竊以
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
如牆面虜中情偽分毫不知加以稟性昏戇遇事福
直今若使之館伴恐語言之際必有遺忘心差錯或漏
泄機事或抵觸使人萬一如此以貽朝廷之憂雖加
臣以重誅終無所益伏望聖慈矜察於兩制中別選
差才敏之人館伴北使貴無闕誤取進止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

熙寧元年七月三日上明日
有旨只悉三司差官管勾

臣近曾乞別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
以非材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
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
在於用度太奢賞賚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監軍旅
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
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歲月庶幾有效固非愚臣一
朝一夕所能裁減也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國用
制度比是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令供祔聞奏
立可盡見臣愚以爲不必更差官置局專領此事況

臣所修資治通鑑
兼錢穀差遣取進

請不受尊

臣今月十七日准

會舊例合收時不允

竊惟上尊時之禮

世遂為故事因循

尊號有一姓視太平

是見聖人之志苟

共二年詔曰前所

又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

加劄子

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

答已具勝子審取聖旨去訖臣

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

今伏見太祖開寶元年羣臣上

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

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

其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

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

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

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

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

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臣為深

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

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

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

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

美未嘗以為可耻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

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
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
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
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
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
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取進
止

手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
威彰著日虞傾禍實憂被此鴻名有慙面目况在亮

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
為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內顧慙懼非是欺
衆以邀虛名

批答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休撫有四海永惟燭理之不
明舉措之不中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
如涉春冰屬以美報之禮不敢墮曠故欲躬執犧
牲祗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羣公卿
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
至于再三朕之馨香之德不能媚于神祇乃甲申

地震淫雨爲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
可迷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況尚在諒
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
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爲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
請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上

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
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
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
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

不然古者家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
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
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明
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
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
邇者慶曆之末河決高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
河北父子相食饑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
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宜
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
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脩

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擗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

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曰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懷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衰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

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
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
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佗年豐稔自依舊制其
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
未能富國誠以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百
為始耳臣素愚贛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
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
乞斷自聖志勿為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舉諫官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

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
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受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
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
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
誨累居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
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耻臨義不疑於臣
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
以聖意取進止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

臣擢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

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師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慮迂踈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揚定爲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魏戌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謝夏虜且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冊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爲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

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姬與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爲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爲前日所爲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

拔解公私因竭盜賊將出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風俗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澤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竒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減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

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弃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

何晏晉之王術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
此爲賢仕官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
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
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
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
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
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
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
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文曰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熙寧二年八月十日

上

臣竊聞知雜

史劉述集賢校理才詔審刑詳議官

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取勘侍御天劉琦錢

顛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

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

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旣

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

也夫繼食鷹鷂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

踐阼以來待臣下以寬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

貪闇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

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顛所坐
不過狂直止以违犯大臣遂降為監當然則狂直之
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
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於臣下聰
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
覩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
賜指揮赦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別除一般資
序差遣庶幾稍息羣議取進止

再舉諫官劄子

熙寧二年七月七日

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來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

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
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
等文學富贍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
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
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強學懿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
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
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取進止

乞優賞宋昌言劄子

熙寧二年七月七日

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
去冬奉勅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

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擗欄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已出百端沮毀以爲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擗欄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強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曷者修置上約不成或皆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朝廷必不負之也取進止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
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
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
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
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
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
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
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
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
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

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者苟無德
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
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
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
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
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
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暮
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
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
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

傳家集卷四十一
十三
為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准

南是橫遭降亂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恟恟不安亦無能為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眾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

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准
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
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
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
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
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
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剛畝之人本欲減冗
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
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
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

聽其自便在京居住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
具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
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為
便臣備位近臣茲事繫國安危不敢不言取進止

通英奏對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通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
何以救之光對曰河北大水倉廩漂沒所難得者莫
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增
煩擾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
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

以賑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所損自百五十萬石
所漕者裁能補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
曰臣聞河北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
流未絕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
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
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
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
百餘州貴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
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
人多矣今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

名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叙及酬獎為之也上又

問兩府辭郊賚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殺故上問
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更乞博
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同對曰獨臣有此愚見
佗人皆不以為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乃
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
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
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
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王珪禹玉
王安石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先言方今

國用不足災害荐臻卽省冗費當自責近為始宜聽
兩府辭賞為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
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袞辭
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
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
袞辭祿位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
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
務邪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
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如此則百
姓困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介甫曰此非善理

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
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
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桑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
武帝末年安得羣盜逾起遣繡衣使者逐捕之手非
民疲極而為盜邪此言豈可據以為實介甫曰太祖
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不過二三
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幟幄平定諸國賞以萬
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
帳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介甫爭論久之禹

王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
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
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
會介甫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章批答引常衮事以
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通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甫
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
甫參知政事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二



